



在游走与困顿中发现

| 吴立群 文 |

宜兴太华山区民望村的贾氏骨科，用中草药医治骨折，舒筋活血，骨折恢复既快又好。贾氏骨科以其娴熟的医术、良好的医德，在苏浙皖三省交界地区广泛享有盛誉。我的家乡张渚镇茶园村与民望村只有一村之隔，村民均称之为民阳芥，仿佛熟人之间喜爱叫小名，村民一旦骨折，也都惯于跑民阳芥而非镇上或市里大医院。

宜兴朋友日前赠我一套《宜兴文史资料》，其中有曹益民所作《太华民望骨科》一文。文章说：1920年，有位安徽韩姓老汉，带着一个十几岁的小男孩，边行医卖药边乞讨，流浪到举目无亲的民望村，村民贾巧元见其可怜，收留了二人。相处久了，十分友好。

走方郎中老韩有一套医治跌打扭伤的高超医术，能做到药到伤好。但是，他的秘方从不轻易授人。根据师傅遗嘱和生活感受，传授秘方必须做到“三个不”：不传授给财佬、不传授给心地不正之人、不传授给单传之人。老韩在贾家住了二三年，他看到自己儿子年龄小，又不识字，觉得贾巧元心地善良、待人诚恳，便把自己的秘方——药草、配方、治疗方法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他。

民望贾氏骨科造福乡里，深得周边百姓信任，留下无数佳话。早在1956年，《新华日报》曾连续报道6次。为造福更多人，贾巧元长子、次子于1956年公开秘方。

秘方由七种草药组成。细看之下，我发现都是小时候采摘过的野果、野花和猪草之类的，如我们称之为捕除果的胡颓子，形如猕猴桃，但小如老鼠屎，口感很涩；称为猪花藤的柴藤，现在城市公园里也很常见；还有称为冷饭团的盘柱南五味子，称为羊奶奶的狭叶山胡椒等。

读罢该文，我有三点疑问。一是当年老韩传授秘方的条件较为苛刻，为何偏巧落到贾巧元头上？二是这些药草都很常见，为何这样的组合，就成了济世良方，老韩的祖师爷怎么就参透了其中的奥秘？三是从药理到人事，能给我们什么启发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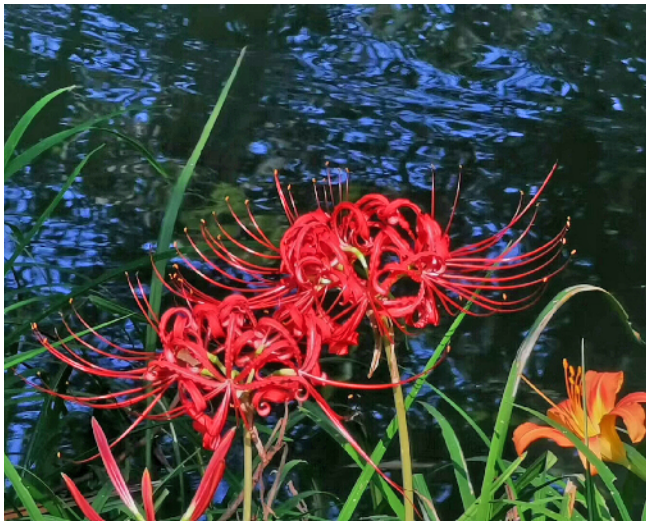
关于第一点，曹益民的文章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关键是人品。礼失而求之于野。虽然生活困窘，是流浪汉，但老韩还是比较容易在游走中找到传人的，关键是贾巧元的善良品性使他得到了老韩的信任。关于第二点，我百度了“神农尝百草”的传说，结果发现有多种版本。有一种是这样说的：上古先民有病，但还没有发明医药。神农氏开始尝百草，体察百草寒、温、

平、热的药性，辨别百草之间像君、臣、佐、使般的相互关系。曾经一天就遇到了七十种剧毒，他神奇地化解了这些剧毒。于是就用文字记下药性用来治疗百姓的疾病，我国的药医事业从此诞生。这是符合事物发展逻辑的，而且，不同版本不是说神话的不确定性，恰恰说明了是在广泛流传中的细节差异。至于最后误尝断肠草而死的结局，无疑极大地增强了神话的真实性。

有意思的是，明朝创立《瘟疫论》的中医吴又可，也是一位走方郎中。其治疗瘟疫的达原饮，由槟榔、厚朴、草果、知母、芍药、黄芩、甘草组成（也是七味药）。《瘟疫论》载：“槟榔能消能磨，除伏邪，为疏利之药，又除岭南瘴气；厚朴破戾气所结；草果辛烈气雄，除伏邪盘踞，三味协力，直达

启发。书中说，陆澄向阳明先生请教如何通达天道的功夫。阳明先生指出：眼睛能看到、耳朵能听到、嘴上能表达、心里能想到的学问，都是“下学”；眼睛看不到、耳朵听不到、嘴上说不出、心里没法想的学问，才是“上达”学问。譬如种树，栽培、灌溉即是“下学”；树木日夜生长、枝叶繁茂，即是“上达”。所以，那些可以用功、可以言说的都是“下学”的功夫，而“上达”就包含在“下学”里。但凡圣人所说的道理，即便再精深、微妙，也都是“下学”的功夫。为学之人只要在“下学”上用功，自然能够“上达”，不必去别处寻找“上达”的功夫。

这样说来，“上达”不是功夫，而是境界，是水到渠成。王阳明曾说：“某于此良知之说，从百死千难中得来，不得已与人一口说尽。只恐学者得之容



彼岸花

摄影 / 李玉祥

其巢穴，使邪气溃败，速离膜原，是以为达原也……至于后四品，乃调和之剂，如渴与饮，非拔病之药也。”非典时期，全球恐慌，各国束手无策。此时，一名老中医想到了达原饮，结果，难题迎刃而解。至于吴又可可是如何发明药方的，电影《大明劫》显示，他是在游走到一处瘟疫蔓延的村庄时，在窗口观察阳光中的飞尘时偶尔发现的。说到底，就是长期观察、思考、实践、辨别下的豁然开朗（历经极度困扰）。很巧，吴又可可是我的近邻，吴县东山人。

病理学上的探索，和人生哲学、人生道路上的求索，其本质如出一辙。由此，关于第三点，王阳明《传习录》给我以

易，把作一种光景玩弄，不实落用功，负此知耳。”所以说，“致良知”是人生大智慧，但是，如果没有阳明先生数十年来游走四方的孜孜以求，没有流放贵州的极度困厄磨难，其个体智慧火花绝不可能成为照耀千秋的人类智慧之光。

爱因斯坦说过：“自然界里和思维世界里有着重庄严的和不可思议的秩序。”神农尝百草传说中又说：百草之间存在像君、臣、佐、使般的相互关系。可见，弄懂自然界的秩序，需要不断地发现，而弄懂了自然界里的秩序，人世间的事也就容易弄通了。这，大概也算是一种“下学”然后“上达”吧。

烟水记

| 储劲松 文 |

三河古镇的米酒颜色好看，一汪酡红的秾丽，古静清和，如同陈年的普洱，初入眼不免惊艳。灯下轻轻摇晃酒器，黏黏的酒液微微荡漾，飘舞起伏仿若红丝带，泛着古铜的光泽。酒的滋味也好，进口香醇甜糯，细细品来朴厚纤绵，入腹温润妥帖。以为舌尖上有稻作文明、青草、田野、杜若薷茺、莲蓬初长成的味道，有原上风、岸边柳和新安江源头之水的气息。据说，这款米酒初酿出来时是乳白色，经由时间的沉积，色泽渐变，最后呈现出清高富丽的红。三河的麻鸭、茶干、米饺、七彩小炒和水豆腐无一不好吃，与米酒也是绝配。

这几年，以旅行或者文学的名义，我三次到三河，却是第一次喝三河的米酒。太好喝，又因长途赶来有些困乏，也就多喝了一点。挥兹一觴，复挥兹一觴，促席延旧雨，挥觴道平素，于是骨头有些软，身体有些飘，眼神有些迷离。想起古人的诗：“我有旨酒，以燕乐嘉宾之心。”“我有旨酒，与汝乐之。”

三河有美酒，斟来云霞光。三河人的江淮官话听起来像庐剧，在懂与不懂之间。却也无妨，三西君是媒介更是使者，像三河水波上的一叶扁舟，沟通陌生宾主如同旧相识。酒使人近，也令人远。近是距离，远是心境。肥西的三河是令人远、令人幽、令人旷、令人思无邪的，雨天尤其如此，雨天的夜晚和清晨尤其如此。

那一天三河风雨大作，是台风雨，渐渐杀暑如切瓜，古镇清凉而安适，来访者也不多。正午时分，我撑着一把伞，走在三河老街的青石板路面上，望着比素日空了许多的宽窄巷子、廊桥、楼台、店铺、城隍庙、杨振宁旧居、大夫第、董寅初纪念馆、孙立人故居、刘同兴隆庄，以及连连绵绵黑白二色的老房子，恍惚以为回到了民国，觉得自己就像《雨巷》里的戴望舒。戴望舒撑着油纸伞，穿白衬衫，戴圆边眼镜，在民国写诗。储劲松打着折叠伞，穿白衬衫，戴方边眼镜，在三河甩着衣袖闲逛。

前两次来，镇子上南腔北调人潮澎湃，几乎没有立足之地，太繁华也太热闹，叫我心生畏懼。我是一个耽于安静的人，繁华与热闹仿佛春药，会让我在其中迷失本心。雨天的三河挂着水帘子，蒙着白白的雨烟，有浓郁的民国风，可以怀旧，也可以旁若无人地歌唱。譬如“笑莫笑，悲莫悲，此刻我乘风远去。往日意，今日痴，他朝两忘烟水里。”

赋写《沧海一声笑》《上海滩》《两忘烟水里》的黄霑，脚踏金镶玉砌的皇后大道，骨子里一身旧气，一身士大夫气，一身慷慨任侠气。那年他归道山时，我伤感过，听了一夜的《两忘烟水里》，心间戚戚，似乎一个时代的遗响终于也散尽了余音。远去的人都是逝水，不可追，姗姗而来赳赳而来的人，也只不过是将逝之水。三河古镇已经两千五百岁了，见过吴楚相争的鹊岸之战，见过太平军大胜湘军，见过明清徽商鼓鼓的褡裢和漫长的盛衰，自然也见识过太多的人事代谢往来古今。

时间一样的流水，流水一样的时间，这样慢，那样长，足以让一个人英雄意气消磨尽。

幸而有米酒可以慰行旅，有烟水可以暖苍凉，有文章可以供骀荡。这几天读归有光，听他在故纸上说：“文章，天地之元气，得之者直与天地同流。”三河是可以写一篇大文章的，甚至可以写一部大书，从战国写到今天，从当初浮在巢湖中的一个小岛写到七万人聚居的通衢剧邑，从舒鸠国写到古娱坊。三条河的水，可供研墨，可以洗笔，也可以作巨幅的纸张——三河的前世今生写在水上。

夜里，雨仍在断断续续地下，我希望雨一直下到明朝。秋水时至，小南河、杭埠河、丰乐河三川泾流相灌，两涘之间不辨人影灯影。晚饭后，与同行诸君趁着酒兴，坐小舟游弋于水上，看河，看柳，看灯，看船，看舟剪绿波，看水幕电影，看看夜景的人，雨烟和灯烟如小虫，如小篆，簌簌扑人面，回头看树影苍苍处，忽觉人间烟水茫茫。

三河的雨夜很安静，也很唯美，叫人起投迹归此地之心。想起来，这样的话我在别处也曾经说过，扪心自问，无一不是真心。

晚间早早睡了，清晨拉开客栈的窗帘，雨已歇，河上的水烟仍在，黑白白墙的古民居刚刚开启木门扉，觉得自己已经在这里住了半世。低声咕哝一句：我还是喜欢三河原来的名字，鹊渚，或者鹊岸。记得写《临川四梦》的汤显祖写过：“鹊渚逢人报好音，龙舒君长挟青琴。”以为这话清而吉，可以刻在三河的石头门阙上。